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七

衛青霍去病列傳第二十五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師古曰今流俗書本

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

愚按先母本史記原文師古以為流俗書本不知何所指也

青至籠城

宋祁曰浙本籠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

造謀藉兵數為邊害

張晏曰從變夷借兵欽邊

宋祁曰姚本改鈔作劔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

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

益封青三千八百戶

史記作三千戶

益封青八千七百戶

史記作六千戶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塞渾

史記寘作窳 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

遂因建行在所

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

為栗姚校尉

服皮曰音親按師古曰栗音頻姚音羊台反栗姚勳疾之貌也姚

荀悅漢紀作栗姚字去病後為栗騎將軍尚取

宋祁曰栗姚當作本音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劉敞曰大將軍衍將字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羅姑其

史記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

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頻也

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史記作一千六百戶

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

史記作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去病侯三歲

宋初曰三越本作一

元狩三年春

宋初曰三越本作二

收休屠祭天金人

宋初曰舊本多作祭金人作祭尺者非是刊

誤亦改

師率減什七

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
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
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
然則率蓋謂軍興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
四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
不絕功相因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史記作二千戶

得單于單相酋徐王

劉敞曰衍單于字

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

史記作五千戶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

師古曰功目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

轉寫者誤也

愚按史記侯表及衛青傳皆作僕多獨本書

侯表作朋又與此傳不合則是非多字之誤

乃朋字誤也

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

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宋祁曰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上曰幕李

陵歌曰經千里分渡沙幕十五字

歷度難侯

史記作離侯

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侯為邳離侯

史記作二千七百級邳離作符離

與主合葬

愚按鄭季給事侯家時主年幾近二十計青
之生以至為大將軍亦不下二十餘歲是主
年倍於青也青始拜大將軍時即封三子是
前已有妻矣主之死當在青前故得合葬而

前妻不附也

趙冢象廬山云

宋初曰浙本廬作廬

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

史記作萬一千八百戶

宋初曰景德本無

益字

并之二萬二百戶

史記作萬千七百戶

以即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

宋初曰景德本作八歲

失期當斬

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

詐死亡居民間

劉奉世曰武紀教自余吾還明年太始元年
有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

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

史記作萬五千一百戶

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宋祁曰越本國作定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劉敞曰久衍字

朕獲承至尊休德

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

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
韶勺寧有禮字存之不成文洽一作治

陵夷至虜桀紂之行

宋祁曰行字古本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
又一本題云只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

何脩何飾

宋祁曰古本飾作飭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宋祁曰越本無立字

不得可反

劉敞曰當云不可得反

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緩而文

愚按尚書孔疏引董仲舒對策亦無而字古本有而字者妄也景文復欲存之奚為哉

馬融書序曰流為觴五至以穀俱來

周公曰復哉復哉

劉奉世曰復當為覆聲字之誤也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水也

宋祁曰越本無兩也字

得之於正

師古曰正音之成反

宋祁曰越本作之盛反

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宋祁曰辭古本作解

甚七益也

宋初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成誤矣
然其字施於此則未安也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宋初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語
不容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浙本亦有善
字

王者所當脩飭也

宋初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

乃復冊之曰

宋初曰景德本冊作策

游於巖廊之上

宋祁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
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為
廊吁可惜耶

意庶幾乎

宋祁曰古浙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
則促而不緩必待意字句乃自安

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

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

愚按文字宜句謂牽於文吏之法繫而不得
騁猶言束縛而不能馳驟也下云令勿牽制

於文可見

而未以位為樂也

宋初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

見素王之文焉

春秋疏曰家語稱齊太史子餘美孔子曰天
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宋初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

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

宋初曰景祐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

尊其所聞

宋初曰浙本尊作遵

於是天子復冊之

宋初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雖相重史

體則然

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
業

宋初曰所以予按古本無以字語徑易了浙
本道作遠文典可從作道傳誤耳

是以犯法而罪多

宋祁曰犯法古本漸本並作法犯予謂法犯
罪多語中輕重自偶易之非是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師古曰長言身形之
修短自幼及壯也

愚按顏說非是長日加益言日長至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

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
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劉敞曰致當屬下句

試迹之古

宋初曰姚本古字上有於字

予之齒者去其角

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

刊誤補遺曰按顏注本出淮南書所云戴角

者無上齒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

無上齒乎按按行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我屋蓋古謂味為角也獸有齒而鳥有味鳥

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

翼者兩其足五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誰

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與誰謂爾無羊三百

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孳辭意正等鄭箋
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蓋不悟角即喙
也又云不思物變而推其類似是謂雀無角
而鼠則有牙舒王解亦曰謂雀穿屋以角而
雀實無角其誣易見謂鼠穿墻以牙而鼠實
有牙其誣難知蓋承用鄭說學者疑焉大戴
禮亦言戴角者無上齒又云無角者無前齒
有羽者無後齒則又與顏注小異太元挽云
噴以牙者童其角言如平九日無餘分也蓋
祖仲舒之意 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同有

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者是通上下殊非義理也

仲舒弟子呂步舒

宋祁曰古本舒作昌

大善待之

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存儒字則顏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蓋顏注時已失儒字矣

朝廷如有大議

宋祁曰古本無如字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因學紀聞曰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
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教考問以盡其材
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
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
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
請為博士置弟子負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
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
明經而忘青紫教子而擬簞金孰知古為已
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

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

宋祁曰越本無乃字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史通曰馬卿為自叙傳其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固於馬揚傳未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乃著子虛之賦

日知錄曰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後梁王田獵之事而為言耳後更為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文君夜亡奔相如

宋初曰別本無夜亡二字史通曰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容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

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

劉奉世曰犢鼻六在膝下為褌財令至膝故
習俗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宋祁曰章穀作常

亡是公存焉

宋祁曰存穀作在

時從出遊遊於後園

宋祁曰一本無一遊字

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

宋初曰一本無其字

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崕岑釜參差

史記弗作第律作律岑作巖文選弗作第律

作崕 宋初曰越本無隆崇律崕四字

其土則丹青赭堊

師古曰青赭今之空青也

愚按山海經青丘之山多生青蘗是青土也

空青出石中不聞青土兼斯名也

琳珉昆吾

史記珉作璵文選同昆吾作琕琕本注引張
揖曰琳玉也文選注引張揖曰琳珠也未審
孰是 宋祁曰越本玉作珠

礪石武夫

史記礪作礪文選同武夫文選作礪礪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劉奉世曰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今管
城多有之苗如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

宋祁曰南本浙本芷作菰 文選衡作藿
芷若下史記文選皆有射干二字

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已且

劉奉世曰諸柘已且四物也諸山芋字當爲
諸且萁苴也萁音普各反藁荷也文選寫
窮作芎窮昌作萁江離作苙離史記麋作麋
柘作蔗巴作搏文選且作苴

其高燥則生葳折苞荔

史記折作薪文選作薪本注引蘇林曰析音
斯文選注引蘇林曰薪斯歷切不同

薜莎青蘋

宋祁曰一本無薜莎青蘋四字並張揖等注

蓮藕觚蘆庵閭軒于

史記文選觚皆作菰庵皆作菴史記閭作蘭
于作芋 劉奉世曰詞人不從本字者固多
何獨於此不然耶宜用郭說

外發夫容蔭華

史記夫容作芙蓉蔭作蔭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師古曰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

宋祁曰徒何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

反丹何近而相亂上林靈鼉亦自有注

毒冒鼈鼉

史記文選毒冒皆作瑇瑁後罔毒冒同

藥離朱楊

文選注引張揖曰藥皮可染者

檳梨栲栗橘柚芬芳

師古曰柚即栲也

劉奉世曰橙柚各自一種顏所說乃柚也

文選注引蘇林曰栲音郢都之郢 史記正

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

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服虔曰騰遠獸名也

史記錫雛上有赤暖耀燥句

史記索隱曰

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

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

曼延貍豸

史記下更有兕象野犀窮奇獫狁八字

楚王乃駕馴駘之駟

劉奉世曰馴駘止是駘馬耳虎嘗見而伏故
出獵駕之非真駘也

右夏服之勁箭

宋祁曰南本勁作良

楚蚤蚤麟距虛

史記作麟叩叩楚距虛

倏睥情剽雷動歲至

史記倏作儵情作淒歲作燂

星流電擊

史記文選電皆作霆

中必決眦

文選注引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

於是鄭女曼姬

劉敞曰予謂曼鄧姓也姬亦婦人通稱爾

刊誤補遺曰姬與曼皆姓也古者婦人必稱
姓縣漢以來始以氏行外戚傳於后妃夫人

法當以姓挈氏如春秋所書而但書張皇后
李夫人趙婕妤史良娣而已尤無謂者乃以
姬為婦人美稱不問何姓皆稱曰姬戚姬薄
之類是已汎言之則曰美姬幸姬他姬諸姬
是徒見陳風有彼美淑姬之言不知陳為媯
姓之國其詩所指齊姜宋子淑姬皆異姓也
徒見齊侯夫人及內嬖有王姬蔡姬衛姬少
衛姬密姬而不知周蔡衛皆姬姓也此誤由
來蓋久漢人多不悟者此賦當曰鄧曼鄭姬
如此乃不礙理

襪績褰縠

史記文選下有紆徐委曲句

蜚襪垂髻

史記襪作織

扶輿猗靡

劉奉世曰此言衣裳稱美之貌耳不煩曲解

錯翡翠之歲蕤

文選注引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為首飾也

耿耿忽忽若神之髣髴

史記耿耿作縹乎神字下有仙字髣髴作仿

佛

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蔥園

文穎曰宵獠為獠

劉奉世曰獠雖宵獠之名以訓此賦則不通

直獠耳

嬖姍勃率上金隄

史記姍作珊文選注引韋昭曰嬖姍勃率匍

匍上也

怠而後游於清池

史記文選後下有發字 宋初曰浙本南本

後字下並有發字

揚旌柁

史記旌作桂

宋初曰柁拖並後本別本從

柁誤

榜人歌

張揖曰月令云命榜人

愚按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鼃

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聞乎數百里外

宋初曰江南本里字下有之字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文選注引服虔曰具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

韋昭曰勻下削切藥旅酌切

將割輪焠

史記焠作淬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文選注引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
愚按文穎之解甚明師古云於齊無所負
據故云輕反支離矣

邪與肅慎為鄰

焦氏筆乘曰邪與肅慎為鄰邪當如字讀師
古讀為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

以為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面
虛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為據又非
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
余遮切與此不同

右以湯谷為界

文選湯作暘 劉奉世曰右當為左

禹不能計

文選注引應劭曰契善計也

何為無以應哉

文選分已上為子虛亡是公已下為上林李

善云賦意雖承子虛而來然非一時作也

左蒼梧

刊誤補遺曰按檀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按山海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注今在東海朐縣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崔季珪叙述初賦云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輿地廣記云郁州山一名蒼梧不知相如果用此事否不然當作蒼海如甘泉賦所用乃當

丹水更其南

刊誤補遺曰按注指丹水為弘農丹水縣其地之相去與蒼梧西極紫淵不類且天子以四海為境八薮為閭亡是公方侈而張之傾肯近取三輔而止哉按山海經南有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甘泉賦亦云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曠幽都南煬丹崖二賦皆指丹穴之水言之以其在長安極南之境故也

鄧錫漶瀆紆餘委蛇

史記鑄作鄔文選委蛇作逶迤

經乎桂林之中

文選注引張揖曰桂林林名也南海經桂林
八樹在番禺東也

過乎泱莽之野

文選注引如淳曰泱莽大貌也泱與朗切

汨乎混流

史記混作渾文選注引蘇林曰揚雄方言曰
汨逕疾也

洶涌澎湃滂沛
必汨偏側泌瀦

史記彭湃作滂潰弗作字必作濞偏側作滂

測

滂滂沆漑

史記滂作澎湃作滙

宛渾膠韃

史記作宛澶膠戾

批巖衝擁

史記擁作壅

於是蛟龍赤螭

劉奉世曰尋師古之說既不以三家為然則

是螭字本不從虫也故云別是一物矣後人
誤並注改皆從虫非也

鯢鱗漸離鰐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

史記鯢作鰓同文選漸作漸鰓作鰓鰓鰓作鰓

鮒

的鰓江靡

史記的鰓作玃鰓

采色濫汗

史記汗作盱

鵠鵠鵠鵠

史記作鴻鵠鵠鵠 刊誤補遺曰鵠按馬融
解肅爽云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高誘
亦曰鵠鵠綠身其形似鴈則知鵠鵠雁醜而
綠羽者耳西京賦直以為雁云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
雁門是也

駕鵠屬玉交精旋目煩鵠庸渠歲疵鵠盧

史記屬玉作鵠鵠交精作鵠鵠旋作鵠庸渠
作鵠鵠歲疵作鵠鵠鵠盧作鵠

奄薄水階

史記水渚作草渚

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從崔魏

史記作崇山龍從崔魏差我

嶄巖參差

史記參差作參差

矜呀豁聞

史記矜作矜

威魄裊麗立虛砥礪

史記威作威礪作礪

亭舉千里

文選注引服虔曰臯澤也隄上十里一亭

雜以留夷

史記留作沔

歲特若蓀

史記文選持皆作橙文選注引韋昭曰持音

懲

鮮吏黃礫

史記吏作枝索隱曰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

恐非也

郁郁菲菲

史記菲菲作斐斐

掩夢叱第

史記作掩駿苾勃

縝紛軋芴

師古曰縝音爭忍反

史記作縝盼軋沕

宋祁曰越本注文縝音

丑人反

其南則陰冬生長

文選注引張揖曰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

草木生長也

庸旄縠聲

史記庸作牖文選作牖

麒麟角端駟駘索駘

史記端作觶文選注引韋昭曰背上有肉似
索故曰索駘也

華穰璧璫輦道纚屬

文選注引韋昭曰裁玉為璧以當穰頭也張
揖曰纚力尔切屬之欲切

宛虹拖於楯軒

文選拖作拖注引應劭曰楯門檻也

青龍蚺蜺於東箱象輿婉倕於西清

史記龍作蚪倕作蟬

玢幽文磷

史記作璵璠文麟

鼃采琬琰

史記鼃采作垂綏

亭奈厚朴

史記亭奈作搏捺

隱夫萸揀

史記萸作鬱文選注引張揖曰萸山李也

答還離支

史記作搭探荔枝

垂朱榮

史記垂作秀

華楓杵櫨

史記楓作汜杵作擗文選注引張揖曰華皮
可以為索

留落胥邪

史記邪作餘

連舂權僂

史記儻作累

坑衡閒砢垂條扶踈

史記坑作阮踈作於

紛溶蒨蔘倚杞從風瀏蒞蒞欽

史記溶作容蒨作蕭倚杞作旖旎文選杞作

杞史記欽作以

旋還乎後官雜襲案輯

史記還作環襲作還

雄攬飛螭蛭蜎攬猱獮胡穀蜎

史記螭作蟲攬作蠃猱作蠃獮作獮

宋初曰

燥當作猱

掉希間

史記掉作踔

爛熳遠邊

史記熳作曼

愚按字書無熳字此傳漏誤

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刊誤補遺曰此兩人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
云青瑟宓妃之徒色授神予心愉於側又豈
當時直有此邪按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躊躇
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國語

所謂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
者是也校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二京賦
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古人此類甚多
不可徧舉至長楊賦云迺命票衛此則指言
青去病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文選注引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

縱獵者

史記文選獵皆作獠下同

殷天動地

史記殷作隱

被斑文

史記班作幽

下磧歷之坻

文選注引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坻下坂道也

格蝦蛤

史記蝦作瑕

籍要褻

史記籍作胥要作駸

侵淫促節

史記侵淫作浸潭

彎蕃弱

史記蕃作繁

標蜚遽

史記遽作虞

蘭玄鶴

史記蘭作麟文選作躡下閭輜之間同

消擔乎襄羊

史記消擔作招搖文選襄羊作儻佯

拚乎反鄉

史記揜作閼文選作掩

廢石關

史記作石闕

下堂梨

史記堂作棠

騎之所蹂若

劉敞曰徒字乃助辭徒猶但也若亦助辭若

預及之辭

驚悍驚伏

史記驚作惛

置酒乎顓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

史記顓作吳膠葛作輟輟

立萬石之虞

史記虞作鉅

巴渝宋蔡

史記渝作俞

族居遞奏

史記居作舉

鏗鎗閨鞀

史記閨鞀作鎗鞀

時休息以於此

宋初曰浙本無以字

以瞻氓隸

史記文選氓皆作萌

然興道而遷義

史記燕作喟

超若自失

愚按莊子徐無鬼武侯超然不對義與此同
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劉奉世曰觀傳所云則是嘗刪其辭矣若如

顏說則刪字為長卿辭恐非傳意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聞姿舉燧燔

孟康曰姿如廢未寘

宋祁曰寘音郁流水藪

今奉幣使至南夷

宋祁曰越本使作役

陛下惠使者所司之若彼

宋祁曰所司疑作有司

太守以下郊迎

宋祁曰太守字上疑更有蜀字

除邊關邊關益斥

宋初曰淳化本無下邊關二字

德茂存乎六世

宋初曰六世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通武

帝六世

湛恩汪濊

宋初曰汪當作溼

盖聞天子之於夷狄也

宋初曰於疑作牧 愚按於字義長不煩改

字且景文不見史記也

僕尚惡聞若說

薛古曰若如也

宋初曰若汝爾也莊子予語若之類不容詰

詰為如

乃理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菑

史記洪原作鴻水江作流灑作澆澹作贍菑

作灾文選作理洪塞原

躬臧解臧無肢

張必曰張揖注曰躬體也臧秦

字說文云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

湊為湊

史記作躬臧無肢文選作躬臧臧無肢宋

初曰儼南本浙本並作威集韻儼與威同收
注云博雅近也此文難得句不知師古如何
讀之必以躬儼駢胝無胼為一句膚不生毛
為一句則長短不均

浸淫衍溢

史記淫作潏

鏤璽山

史記璽作零文選李善注曰言刻石以紀功
也

習彘闇昧

史記習與作阻深

中外禔福

師古曰禔音土支反

宋初曰禔景本止支反浙本上支反

繼周氏之妙業

史記文選妙皆作絕

猶焦明已翔乎寥濶

文選焦明作鷦鷯

故其事宜

劉奉世曰事當作仕

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不

劉敞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
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宋祁曰或無近字

中路而馳

宋祁曰浙本馳字上有后字

涉豐草騁丘虛

史記作涉乎豐草馳乎丘墳

其為害也不難矣

宋祁曰越本作不亦難矣 劉敞曰亦字不

當刊

通谷礪乎礪

史記礪作礪

汨減歎以永逝兮

史記歎作喟習

觀衆樹之蓊蔓兮

史記蓊作塤

魂亡歸而不食

史記此下更有復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聞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等句 宋祁曰姚本作墳墓蕪穢而不

修魂魄亡歸而不食

列仙之儒

史記儒本作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
仙居山澤間音持全久小顏及劉氏並作儒
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

曳歲星而為髻

史記曳作世歲作彗 愚按彗星長竟天故
可曳而為髻此作歲星以聲相近而誤也

紅杏眈以玄潏兮

史記眈作泚玄作眩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勝赤螭青虬之蚘
蟻宛蜒低仰天蟠裾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躩以
連卷

史記委作逶蚘作螭宛作蜿裾作拮躩作蠖
踉蹌輶蟠

史記蟠作輶

使五帝先導兮

應劭曰五帝五
時太皞之屬也

宋祁曰注文五時當從浙本作五時

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商皇

史記黔作含長作陸商皇作滴湟

瘡以陸離

史記瘡作壇

洞出鬼谷之堀暑威魁

史記作窟暑鬼磔

奄息葱極

史記葱作總

時若曖曖

史記曖曖作夢夢

西望崑崙之軌沕荒忽兮

史記荒作沕

蒿然白首

史記蒿作藁

咀噍芝英兮噍瓊華

史記咀噍作噍咀

傑侵尋而高緇兮紛鴻溶而上厲

史記傑作塏尋作潯溶作涌

涉豐隆之滂漚

史記漚作沛

上嶠廓而無天

史記嶠作寥

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恍而亡聞

史記泯作眠敞恍作愴恍

趙無友而獨存

宋初曰友浙本作有

使所忠往

宋初曰浙本無使字

問其妻

宋初曰浙本無其字

歷選列辟

史記選作撰

五三六經也降古曰五帝

宋初曰皇當作王

湛恩厖洪

史記厖洪作濛涌

逢涌原泉沕滴曼羨

史記逢作逢曼羨作漫衍

雲布霧散

史記布作專

武節焱逝

史記焱作飄

迴濶泳沫

史記沫作未

首惡鬱沒

史記鬱作湮

昆蟲閭惛

史記閭澤作凱澤

圃騶虞之珍羣徽麋鹿之怪獸

劉奉世曰此言騶虞可致於圃中怪獸可驅
於徽外耳歐陽公曰賈誼謂騶者文王之圃
名虞司獸也補遺曰按韓魯詩傳曰梁鵠

者天子之田也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生所
云蓋本於此記禮者亦云騶虞樂官備鄭康
成注周官王奏騶虞云騶虞聖獸疏引山海
經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考山海經載林
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此獸與騶
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吾而伏
生書大傳乃云於林氏怪獸尾倍其長名曰
虞鄭康成因曰虞蓋騶虞而郭璞於山海經
遂云吾宜作虞者誤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

史記導作渠

犧雙貉共抵之獸

宋祁曰貉音居額反

獲周餘於龜於岐

史記餘下有珍字放作叔

招翠黃乘龍於沼

劉奉世曰此則下文黃龍一瑞也翠黃言其

色翠而黃非別物

鬼神接靈園宿於別館

劉奉世曰鬼神接下疑少三字

休烈液洽

史記文選液皆作決 宋初曰液疑作決

期應紹至

宋初曰期應浙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
將以慶成

史記慶作薦

天下之壯觀

辨惑曰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
大角觚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
工喚反至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

如字大似顛倒也

袂飾厥文

師古曰袂音數勿反

史記袂飾作校飭

宋初曰浙本袂音方吹

反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孟康曰詩所以咏功

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

獸

我天覆雲之功

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
劉奉世曰嘉穀亦符瑞之一也此但色舉作

頌之意不必別之廣謂廣聞其事

匪唯偏我祀布護之

史記偏我作濡之布作專

采色玄耀炳炳輝煌

史記玄耀作炫耀煥作煥煌作煌 宋初曰

炳炳越本作煥炳

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劉奉世曰如長卿所云元狩以前皆當有此
瑞史不徧記何也 補遺曰按長卿言符瑞

大都不過三事序與頌互見其文序云周騶
虞頌則云般般之獸樂我君囿序云犧雙駘
共抵之獸頌則云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序云
招翠黃乘龍於沼頌則云宛宛黃龍服虔謂

麟指武帝獲白麟事是在元狩元年孟康謂
乘龍指余吾水中神馬事是在二年獨騶虞
一事無所考見故刊誤疑元狩以前當有此
瑞然非史不盡記是於褚先生補傳有之按
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若
麋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日所謂騶牙者也
長卿所指豈謂是乎山海經曰騶吾為珍獸
故長卿有騶虞珍群之語其頌曰蓋聞其聲
今眎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蓋以其出於
建章宮後莫知其所從來故也顏注上文亦

云騶虞自擾而充苑囿但不悟其為騶牙且
朔言遠方當來歸義後一歲昆邪王果降按
昆邪降在元狩之二年則騶牙之出當是初
元也

不已戲乎

宋初曰已當作亦